

家事·40年

四十年文化消费的变与不变

□ 刘京晶

文化消费变迁的背后,有一点始终没变,那就是对文化精品的追求。毋庸置疑,文化精品的不断涌现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

家常晚餐

□ 李燕燕

一碗下去,被现实调快的节

奏瞬间放慢,压力烟消云散,剩

下的只有绵长的质朴醇香

“你妈这人就是脾气坏。”婆婆一边用老人特有的腔调絮絮叨叨,一边把码好米粉和作料的五花肉一片片搁在红薯块上。我喊的婆婆是奶奶的意思,川渝都习惯这么称呼,很亲。

婆婆和妈妈大清早拌了嘴。婆婆脸上,余怒未消,嘴角的皱纹还扭着结。虽说不高兴了一天,可这并不妨碍家里最好的一顿,依然是晚餐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买肉还要肉票,大荤绝对是难得的好东西。妈妈是长途客车的售票员,隔几天回一次家。常常在她归来的当晚,饭桌上摆着红烧排骨或回锅肉,使得小小的我在平日吃着莴笋叶时也有了念想。后来妈妈做车站调度,不用在外面跟车,可以天天回家。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,挑着筐,来菜市场卖自己喂的鸡鸭、水田里捕的鱼。于是,晚餐跟着日日精彩起来。

婆婆憋着气,盆地冬季的阴湿冻得红肿的手指,灵活地在蒸屉间忙碌。我撒娇地靠在婆婆微弯的背脊,一只手摩挲藏青的棉衣,另一只手顺势摘掉上面掉挂的花白发丝。

“李婆婆,你也别气了,好歹你儿媳给你生了个这么乖的孙女,瞧把你粘的。”

外婆抱着她那只洗得干干净净的杂毛京巴,站在我家厨房门口。她在隔壁。大家住的“闷罐房子”不隔音,邻家的事会有意无意地被分享。

一套“闷罐房子”,除了厨房被一条狭长的公用走廊隔开,其余3间加起来不到25平方米的屋子一线连起来。婆婆住在进门的第一间屋子里,那里兼着客厅和饭厅的功能,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是父母的卧室。我原先和婆婆睡在一起,后来又挪到中间的小屋里。妈妈上班,凌晨5点就要动身,打里面的屋子出来,从我和婆婆的房间穿过,洗洗涮涮,咣咣当当。我年纪小没心事睡得沉,老年人本来就少觉又睡得浅。这样久而久之,冲突便发生了。

事情不大,却足够老人家气上一整天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那经是啥,无非就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。摊开来,好多都是条件有限,情非得已。

待蒸肉的白气冒出来,婆婆擦擦手,与孙婆婆等一块坐在屋前的小院坝打起了纸牌。婆婆们嘴里都唠叨着媳妇的不是,儿孙的不懂事,说着说着,不知谁带头,讲了个年轻时的闹房笑话,大伙儿都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“妈,个体户开了新铺子,我带了点薄呢子料回来,颜色紫黑紫黑适合老年人。眼看要翻春了,您拿去做件外套。”

“唔,好看啊……以后也不要专门花钱弄这些,我穿的东西还够。”

妈妈下班回来,同院坝头几个老婆婆打过招呼,又主动与婆婆“和解”。很快,粉蒸肉的香味也出来了。

15年后,院子周遭的荒地渐渐冒出许多高楼。爸爸厂里也给修建了集资房,有80多平方米,在山坡上。虽不大,却是两室一厅。妈妈专门给婆婆收拾了一间朝南的屋子,带一个小阳台,摆着婆婆原来在小院坝养的兰花和紫茉莉。“可惜你婆婆种的那两棵魔芋带不走了。”妈妈有点遗憾。魔芋开花奇大无比,突兀高挑,只是味道有些臭。

过了两年,婆婆去世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,在病房里一字一句地教给妈妈怎么炖猪蹄才够软糯,仿佛这才是最重要的遗嘱。生命的最后,婆婆念叨着要吃煮得软软的青笋头。妈妈做了喂给她。婆婆虽然只吃下两小口,却一直称赞着,继而将自己最隐秘的手艺告诉了妈妈。

那晚,妈妈安静地听着婆婆的一字一句,手扶在婆婆肩上,任她那白发稀疏的头紧靠自己胸膛。虽然到如今,具体的语音,婆婆最后的模样,妈妈脸上的表情,都不那么清晰。

妈妈继承了婆婆的拿手菜。比如,蛋花烩面,从物资匮乏的年代延续下来的美食。面汤很浓稠,表面凝固着一层金黄的蛋花,底下是软烂的番茄块、土豆片、肉末、香菇丝、豌豆。满满一碗,充满热乎的慰藉与亲切。一碗下去,被现实调快的节奏,瞬间放慢,压力烟消云散,剩下的只有那绵长的质朴醇香。

“女子,烩面好了,快来看,你舀好多?”厨房里,妈妈正用一口地道四川话大声招呼。那熟悉的声调,从心底勾起一种渴盼的愉悦,瞬间点亮心头。

改革开放40年,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全新的物质生活环境,也不断丰富着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回顾40年的发展历程,每一代人都拥有着独特的文化记忆——也许是武侠小说,也许是香港电影,也许是漫画游戏。这些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标签,记录了40年来国人精神生活的变迁。

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》公布的数据,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43元,到2016年,城镇居民人均文化类支出达到1278.7元。数字变化的背后,反映的是人们消费观念的嬗变。

黑白灰的“的确良”曾是国人的标准着装,而今服饰早已不满足于色彩和质地,而是成为张扬个性、彰显品位的载体;我们曾是全球最大的“自行车王国”,而今在互联网的催化下,共享单车让传统的出行方式变得再次流行;我们常说“千里江山千里行,万分珍重万分

情”,而今大家都期待去看看世界,来一场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;婚姻大事以前必须有“三转一响”作为见证,而今支付宝、微信、抖音、微博等“新四大件”早已成为日常生活必需。可以说,国人的消费观念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,层递性地完成了从单纯的物质消费到多元的文化消费的成长。

技术的更迭是推动居民消费扩容的原动力。40年来,媒介工具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洗牌,文化消费的载体不断推陈出新。在纸媒称王的时代,国人热衷于攒钱买书、读诗写信,汪国真、路遥、顾城曾激发无数青年的文学梦;之后,电视的普及造就了万人空巷的《渴望》,亿万人坚守的春晚,《还珠格格》和超级女声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的主宰。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让动漫游戏触手可及,并催生了二次元、嘻哈、电竞等亚文化群体的不断逆袭。

文化消费的不断高涨也彰显了大国的文化自信。

自行车变形记

□ 李书哲

自行车曾是人们出行的主流代步工具,见证了社会的发展进步,留下了一段段美好的回忆

你看过这样的老照片吗?街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,穿街入巷,老远都能听见它清脆的“叮零零”铃声……上世纪80年代,这是中国社会常见的图景。自行车曾是人们出行的主流代步工具,见证了社会的发展进步,留下了一段段美好的回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封建社会的产物——轿子彻底消失。在我的老家江西遂川,有了新风尚:新娘出嫁时,迎亲队伍最前面的是男方家人或朋友,推着一辆崭新的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,车头系着一朵用红绸扎成的大红花。新娘子坐在这部车上到男家去,这是一种必要的仪式。

虽然迎亲“鸟枪换炮”,是一溜小车队,可庄重的仪式感不可或缺。只是如今要找这样一辆“二八大杠”(轮子为28英寸的自行车,大横梁,又重又结实)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因此,有心人窥得商机,便把老古董拾掇拾掇,专门出租。

听爸妈说,那个年代,自行车可是奢侈品,足可媲

美如今的私家车,就算有钱也难买到。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,购物得凭票。要是哪个帅小伙俏姑娘能骑着“永久”“凤凰”在街上转悠,那心情,可就像如今开着大奔兜风一样美。

曾经听上了年纪的外婆讲过一件往事:村里前年拆旧,“武秀才”家清理出了不知啥牌子的载重单车,从来没怎么看他家人骑过,听说是擦得干干净净,当宝贝一样放在楼上供着。毕竟那个年代,绝大多数家庭连温饱还解决不了呢!外婆家的第一辆自行车,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妈妈攒了半年的工资才买的。

随着社会进步,摩托车、小汽车相继进入普通家庭,自行车成了中小學生、老年人的代步工具。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,一种新型的山地自行车研发出来,成了酷爱运动和时尚达人的最爱。

山地自行车进入遂川这个偏僻小县,大约有10年光景。起初只有十几个人,还组建起了一支车队,不甘落伍的老妈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

光阴里的婚礼画廊

□ 李晓

一家一户的婚礼画面,是这个国家在澎湃大潮里奔腾的浪花,也由此凝固成

岁月画廊里的诗篇

我坐在山坳里的一块大青石上,望天边被晚霞染红的云,白天阳光暴晒的温度已渐渐在石头上冷了下来。这是1978年秋天的黄昏,松林里吹来的风有一些微凉,我站起身来,跟在一头牛后面回家。

这头老水牛,是三叔家的。三叔牵着它在前面走,一只蚊子飞进了牛鼻孔,牛停下来,耸动着背壳了呛鼻孔里的气。三叔回过头来,对我嘿嘿一笑说:“侄儿,你妈说了,明天正好是星期天,你跟我去县城走亲戚,你表姨家的表哥结婚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,晨曦刚刚擦亮天幕,我和三叔就开始出发了。三叔肩扛一个麻袋,里面是刚收获的山里核桃,一只腊猪蹄金黄油亮。我提着一篮子米豆腐,上面覆盖着一层芋头叶,是我妈专门为表哥家打的。

三叔手持一根木棍,一路劈开崎岖山路上杂草丛里的露水。步行4个多小时后,我和三叔就到了县城对面江岸,再乘小客船到县城。那时的县城,还不到10万人口,火柴盒一样散开的矮墩墩楼房,最高的是百货公司的4层楼。

到达表姨家时,她家的小院子里正摆婚宴。大门上贴着用红纸剪的“双喜”,大表哥穿着得体的中山装,

胸前戴着一朵纸扎的大红花,笑容满面地前来迎接三叔和我。新娘穿着一件红色灯芯绒衣服,对我们笑笑,露出了两个小酒窝。表哥亲热地问我:“上几年级了?”“三年级。”我对表哥点点头。

婚宴上,表哥和表嫂在席上轮流敬酒。三叔吃饱了饭,拍拍肚皮打着嗝说:“这顿饭吃得安逸,侄儿啦,你今后结婚,也照着这样办。”

饭后,我和三叔参观了表哥的婚房,狭窄的婚房不到10平方米,是公房。婚床上叠着6床棉被,屋里放着一台缝纫机、一辆“凤凰牌”自行车,小木桌上还摆着一台伸出天线的收音机。

三叔同表姨在小院里的黄葛树下聊天。表姨说,我就这么一个儿子,办婚礼还是要像模像样的。“这些东西都是我跟你妹夫去县城买的。”表姨指着屋里的自行车、缝纫机说。表姨当年在县城罐头厂上班,月工资30多元,表姨夫月工资50多元,那辆自行车的价格是126元。

我们在表姨家住了一晚,第二天离开时,表姨塞给我三叔怀里几张纸券。三叔客气地推脱着,表姨说,你是我哥,拿去!在小客船上,三叔从紧捂着怀里摸出来一看,是30斤全国粮票。

40年前,吟唱着《甜蜜蜜》的邓丽君和一大批港台明星定义了当年的文化流行;20年前,日本动漫、好莱坞大片、韩剧赚足了国内消费者的热血和眼泪。而今,莫言、刘慈欣、曹文轩不断斩获国际文学大奖,被世界瞩目;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等一批优秀作品走进非洲千家万户;完美世界和腾讯的游戏在欧美市场风靡;抖音APP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文化产品。中国文化向世界敞开怀抱,正在世界版图上创造和引领新的消费趋势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文化消费变迁的背后,有一点始终没变,那就是对文化精品的追求。毋庸置疑,文化精品的不断涌现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。我们倡导“文艺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”,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更要“无愧于时代”。这背后都是对文化理想的坚守。特别是在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,丰富的文化供给满足了个性化、多样化的消费需求,越是热闹,就越要强调文化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。

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,以个性化、多元化、数字化为特点的文化消费已经到来。创作生产有时代温度、扎根人民生活的优秀文化产品,已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命题。

每个晨曦微露的早晨,他们相约骑行锻炼,周末则飞驰在田野,穿越过林间。鲜艳夺目的骑行服和头盔、帅气十足的骑行眼镜、时尚动感的流线、一字排开的骑行队伍,引来多少驻足观望者新奇的目光。这支队伍越来越大,足迹越“踩”越远,一天竟达二三百公里。车队曾走出家门,完成环海南岛骑行、环青海湖骑行,还有人成功挑战圈内著名的318线,骑行到拉萨。

我曾见证妈妈和她的队友在赛道上追逐飞奔,分享过他们获奖的喜悦。

在妈妈的带动下,我和爸爸成了她的队友。有时候全家出动,到附近景点游玩,既欣赏了美景,又锻炼了身体,真正的低碳环保。

前两年,县城附近的山上修了一条自行车赛道,成了市民休闲、徒步、骑行的好场所。为了整合旅游资源,推动产业发展,县里也有了更好的想法。

汤湖镇是两次获得巴拿马金奖的狗牯脑茶叶原产地,“茶山游”吸引着许多游客;当地还有丰富的地热资源,秋冬时节的温泉山庄总是门庭若市;临近的全球十大最美梯田之一的左安镇桃源梯田,让无数摄影迷趋之若鹜。新规划的赛道能将两个景区串珠成链,成为徒步和骑行的上佳之选。

“二八大杠”、轻便斜杠、山地车……单车成了社会飞跃变迁的见证者。

1988年,我们村子里刘万元家的大儿子结婚。刘万元可不是他本名,他靠养鸡勤劳致富,成为最早的一批万元户,在县表彰会上和县长亲切握手还一起照过相。我和我妈去走人户随礼,我妈在刘万元家的人情簿上挂礼:10元现金,5斤面条。

刘万元给儿子的结婚贺礼如下:14英寸彩色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收录机。更让他儿子得意的是,刘万元还给孩子送了一辆“东风牌”货车,儿子承传他的家业,继续养鸡。刘万元家阔绰的婚礼,轰动了全村,婚宴摆了60多桌。

2008年5月,表侄儿崔小庆结婚了。27岁的崔小庆,就是我当年去参加婚礼的表哥的儿子。在崔小庆婚礼现场播放的婚庆画面中,有我表哥结婚时留下的图像,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还有老棉被,这些当年结婚的老物件,让一段难忘的旧时光再度缓缓归来。崔小庆的蜜月旅行,是开着他自己新买的小车,一路春风中去了云南和青海。

2018年9月,我去了厦门,期间正好赶上一个朋友女儿的婚礼。婚礼是在厦门环岛路海滩举行的。在浪漫的婚庆音乐中,亲友们围坐在凭海临风的沙滩上,鲜花簇拥的婚庆拱门前,朋友把“贴心小棉袄”的手郑重地交给了俊朗深情的新郎。一瞬间,父亲和女儿和女婿紧紧拥抱在一起,亲友们眼里有热泪浮动,海潮声声,这是爱的潮汐在漫起。

40年,在时光之轴的转动里,这些一家一户的婚礼画面,是这个国家在澎湃大潮里的奔腾浪花,也由此凝固成岁月画廊里的诗篇。